



五聖山下的故事

谷斯範 著

谷 斯 範

五 聖 山 下 的 故 事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五 •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散文報告集，是作者在朝鮮戰地親見親聞的實錄。『五聖山下的故事』寫一個朝鮮老大娘南英淑在反對美帝侵略的衛國戰爭中，怎樣熱情地以各種方法、不辭勞苦地為志願軍服務。『宋福同』寫一個朝鮮老大娘在淪陷期間頑強不屈的鬥爭。『丁字山』前沿的新村』寫朝鮮農村戰後重建家園的情形。『憶下松館里』是作者對上甘嶺地區一個村莊的回憶，這村莊裏的居民，在上甘嶺戰役和一九五三年的夏季反擊戰中，曾出動百多人，到火綫給志願軍抬担架，救護傷員。『好班長』等幾篇，寫志願軍戰士的高貴品質。戰地報告『反擊』是通過一個班的真實事蹟，反映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雄面貌。

五 聖 山 下 的 故 事

著 者	谷 斯 範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(上海康平路155號)
印 刷 者	光 藝 印 刷 廠 (上海長陽路1121弄325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 (850) [I III 62] 類別 文學—報告
字數 56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/8
1955年9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12100冊
定價 二角九分

目次

五聖山下的故事·····	一
宋福同·····	一八
「丁字山」前沿的新村·····	三一
憶下松館里·····	三七
好班長·····	四四
炊事員老宋頭的故事·····	五二
反擊·····	五九

五聖山下的故事

上甘嶺戰事已繼續一個多月了。

這一夜，砲聲異樣地劇烈。南英淑老媽媽不安地從草席上站起，側着耳朵聽。邊老頭兒的兩個孫子，十歲的吉淳和他的弟弟炳淳，單薄衣服擋不住冬夜的寒冷，兩個摺得緊緊的，蜷縮在茶水站暗黑的角落裏。

「吉淳，沒睡着？」南英淑問。

「沒有。」

「不能睡呵，防受涼。再待會兒，過三更就回去。」

聽說「回去」，吉淳想起土窟窿裏的家，想起蒼黃、多皺的老祖父的臉容，彷彿看到他盤腿默坐炕席上，眼睛無神地瞧着電石燈，嘴裏含着細細的、古銅色的旱煙管，咳嗽着，不時吐出一團團灰藍的煙圈。「爺爺等着我們，」吉淳想，「炕一定燒得熱熱的，你爬上炕頭，灼得屁股痛……」

弟弟一陣驟然的寒慄，打斷了他的思緒。

「你冷嗎？」

「不冷。」

「我也不冷，摟着，便暖和，」吉淳安慰說；雖然透過草席滲上來的寒氣，早把他兩條腿凍得麻木。這十歲的孩子，很懂得做哥哥的責任。今年春天，他們的母親受戰爭中過度刺激的折磨，患心臟病去世，臨終前叮囑說：「吉淳！爸在軍隊裏，爺爺老啦，家裏沒別人，你要多照顧照顧弟弟。」任何時候他都記着這句話，黑暗中，他握住炳淳僵冷的小手，塞進自己溫熱的胸口裏。

似乎大地上的一切聲響，被上甘嶺方面的隆隆砲聲所吞沒，偶有的幾秒鐘間隙裏，才可聽到時遠時近的炸彈的爆炸聲，遠處傳來的騾馬的嘶叫，和「嘟嘟嘟嘟」「叭叭叭」夾雜的、匆忙的汽車喇叭的尖鳴。

銀色的、透亮的月光，照着茶水站外一片蓋雪的丘陵。

「來啦！來啦！」

炳淳首先聽到「卡嚓」「卡嚓」的脚步聲。兄弟倆興奮地跑出茶水站，山崖下一個長着青苔的自然洞，跼着腳向遠處瞧。南英淑把裹稻草的瓦缸搬到洞外，又捧出一大壘舀水喝

的粗碗。

一支開拔到前綫去的部隊過來了。

『快唱歌歡迎志願軍叔叔，』南英淑催促說。

於是，冬夜的雪地裏，隆隆的砲聲中，響起兩個朝鮮孩子熱情的歌聲：

東方紅，

太陽昇，

中國出了個毛澤東！……

『同志，同志，哥輪莫爾（開水）！』

南英淑舀出一碗碗茶水，喊住身邊經過的戰士，勸着喝。這瘦長、穿白衣裙的老媽媽，月光下依稀可辨的斑白頭髮，她的『同志』『同志』的親切喊聲，使接碗在手的戰士，不得不耐着性子，將燙熱的茶水喝乾。

隊伍走盡了，南英淑仍呆呆站立路口。

前面，夜色蒼茫中，燒着幾堆被炸彈所燃起的野火。黝黑的五聖山主峯，莊嚴地、傲然地仰着頭，它背後的天空，被上千門大砲的火光，染成一片赭紅色。南英淑望着望着，忽想起犧

牲在戰場上的自己心愛的獨子……

「再見，親愛的孩子們！」

她向消失在夜色裏的行列揮揮手，眼眶裏滿含着熱淚。

過三更，邊老頭兒來了，脅下挾着一捲露破棉絮的薄被，把它披在兩個孫兒身上，接他們回家去。到天破曉前，來往的部隊漸漸稀少，南英淑收拾起瓦缸、茶碗，也回自己家裏去了。

離茶水站里多路，疏疏落落長着幾棵矮松的小山崗下，靠山脚挖着個洞窟，那便是老媽媽的「家」，一年前，敵人一次獸性的轟炸，毀滅了村莊，以後她一直過着土窟窿裏的日子。駐紮附近的志願軍部隊，幫她修築的這個「家」，又堅固，又隱蔽，頂上是山崗幾丈厚的砂土，門口壘着防彈片的石壁，掛上偽裝用的野藤的枯枝，從外表看，什麼也瞧不出來，只有當黃昏後，山坡邊的枯草叢裏，冒起燒炕的繞繞青煙，人們才會相信裏面住着人。

山溝裏有幾處隱蔽汽車的防空洞，上甘嶺戰事爆發前，往前沿運送彈藥、糧食的志願軍司機，深夜裏，把汽車安置妥當，打算找個地方借宿，總是去南英淑老媽媽那兒。他們敬愛她像自己母親，汽車開進山溝，靜睡着的小山崗，隱隱出現在月光下的時候，心頭便浮起歸家似的溫暖的感覺。沿着山脚下狹狹小道，走過一片栗樹林，到掛着野藤的石壁前，輕輕扣幾

下門：

「阿媽妮！阿媽妮！」

不論夜多深，她立刻燃起電石燈，熱烈地接待他們。用木盆端出洗臉的熱水，並喊醒才十一、二歲的她所收養的孤兒：

「玉姬！快到炕下添把火！」

摸着黑夜的道路，冒着敵機的襲擊，火綫上長途行車後，司機們疲乏已極，剛躺上炕，不消半分鐘，呼呼睡熟。第二天醒來時，帶來的幾斤米，一片鹹肉，一束海帶或幾兩黃豆，南英淑已替他們燒成熱騰騰的飯菜，裝碗裝碟的擺在炕席上。還添上一碟自家的拌紅辣椒的醃白菜，誰不喫這碟醃白菜，或付給朝鮮幣作代價，她便生氣，大夥愛喫，才心裏樂，一壁戴着老花眼鏡做活計，一壁不好意思地問：

「買西斯米格（好喫嗎）？」

「好喫，阿媽妮。」

「好喫不是。」

她笑着搖搖頭，用中國話回答，清瘦的戴老花眼鏡的臉上，露着難以抑制的愉快神色。每晚，這羣年輕人進屋後，南英淑忙個不停。誰的衣服撕破了，趁他們熟睡的時候，她一

針針的縫，離的鞋子弄濕了，拿到灶下去烘乾。雨季裏，更使她忙得喘不過氣。那些雨水連綿的日子，汽車爬泥濘的山道，司機們淋在雨裏，一步一步推着車輛走，過漲水的河灘，半身浸在急流裏，用鋼絲牽拉車輛過河，所以進屋後，脫下丟在一旁的衣袴，每套可擠出半臉盆泥漿水，帽子、鞋子更不消說。可是，第二天，當他們醒來時，一切燙洗得乾乾淨淨，放在每一个人的身邊。初次來的司機同志，認不出哪是自己的，揉着睡意惺忪的眼睛，找着：

「喂，喂，誰拿錯了我的衣服？」

「同志，別騎馬尋馬啦！」旁人提醒他。

望着身邊那套摺得整整齊齊的衣服，又回頭瞧一瞧忙着弄洗臉水的房東，禁不住感動地說：

「阿媽妮，你比我們親娘還親！」

「我，你的阿媽妮？」

她不以爲然地搖搖頭。如遇上能聽懂朝鮮話的，就絮絮地談起來：

「同志啊，沒什麼好東西招待，真太委屈你們。以前，我兒子在縣中讀書，我算準他回家的日子，燒一碟烏賊或魷魚等着，沒好菜留給兒子，心裏就不好受。現在哪，你們口口聲聲叫我阿媽妮，我有什麼請你們喫的？莫說烏賊、魷魚，眼前一串辣椒都沒處買！」

她細起眼睛，輕輕地嘆息。

黃昏後，司機們要出發趕路，南英淑像送遠行的兒子似的，送到隱蔽汽車的山坳裏，瞧他們發動引擎。車子開動了，她依依不捨地說：

『不要忘了阿媽妮！』

她叮囑着，目送汽車馳出山溝口的綠色叢林。

回來後，炕屋變得陰暗、潮濕，散發着濃重的泥土氣味。甲蟲啃着岩壁裏的草根，「鏗」響着，一隻土蜂獨自在屋角飛翔。

「媽媽，要不要點燈？」

「點吧。」

玉姬到灶下取個火，燃着電石燈。於是，南英淑架上老花眼鏡，靠近透着綠色火燄的暗澹燈光，做起活計來。

常來老媽媽家的志願軍司機，都知道淪陷期間她的一段悲痛經歷：那些日子，整天整夜，她躲在牛棚後的地窟裏，牛被「治安隊」擄走，屋裏的家用什具被搗毀，匪徒們到處捕殺幹部、勞動黨員和他們的家屬，南英淑是村裏農民同盟委員長的妻子，自然對她不會輕易饒過；

可是，牛糞的臭氣，堆得滿滿的爛濕的糞草，瞞過了敵人邪惡的眼睛。

狡猾的敵人，夜裏也出來搜索，拿着稻叉，到處亂敲亂戳。聽到狗叫聲，或從糞草縫裏看到一閃一閃的電筒光，南英淑就不能入睡，整夜開着眼。有一夜，下微雨，周圍顯得少有的沉寂，忽然傳來輕輕的「篤篤」聲，像啄木鳥啃樹幹，又像老鼠在咬嚼什麼。她尖着耳朵細聽，喫了一驚。心想：「那不可能！不可能！」但身不由主，迅速拉開爛濕的糞草，從地窟裏爬出來。屋簷下，她瞥見丈夫的高大身影。

「啊，你沒撤退？」

「輕聲些，快開門，我餓壞啦。」

「怎麼沒撤退？」

「來不及呀，躲在大山裏。」

黑暗中，他喫着老婆從地窟拿來的剩飯，餓了幾天，喫起來狼吞虎咽。南英淑的心在「砰砰」跳，一眼不瞬注視着屋外的動靜。

「今後怎樣？」她擔憂地問。

「進大山再躲一躲，有機會，打游擊。——快給我鍋子、火柴、一斗糧食。」

他略問了問村裏情形，安慰了老婆幾句，拿了所要的東西，轉身就走。剛過牛棚，猶豫不

決地站住了。

『給我找一找兒子照片。』

『夜裏，哪兒找？』

『快！快！』他固執地催着。

遠處，濛濛雨絲中，閃了幾下亮光。

『等不及啦，』他懷喪地說。忽促離開了村子。

三天後，她丈夫被『治安隊』逮捕，處了死刑。村裏的老人們、婦女們，都傷心地哭了。獨獨南英淑不知道消息，被大夥瞞住着。她跟丈夫是著名的一對好感情夫婦，每逢節日，村人們打着鑼鼓，吹着喇叭，跳舞慶祝的時候，許多年輕舞侶中，總夾着他們這一對老的。她丈夫快樂，愛熱鬧，跳舞的興致濃，一手摟住老婆的腰，一手向空搖擺，流着汗，下巴上一撮羊鬍鬚抖動着，興奮地喊：『喬達（好啊）！喬達！』要跳到沒力氣喊『喬達』才罷休。這位村裏的農民同盟委員長，有時還當衆人面，摸摸羊鬍鬚，擠眉弄眼，跟老婆打趣，逗得大家笑彎了腰。……大家不敢想像，她得到那可怕的消息，會悲傷到什麼程度，所以，半夜後到牛棚送飯給她時，絕不提這件事。

不久，留在敵後的人民軍某軍團，解放了這一地區。南英淑狂喜地爬出蓋着糞草的地

窟，飛奔着去找丈夫；半路，旁人告訴了她這個壞消息，她昏倒在雪地裏。她病了一個多月，不說話，不進飲食。吉淳娘陪在病床旁，不住聲的勸着：

「要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活着才能報仇。」

想到報仇，想到兒子，身上添了一份力量，她倔強地戰勝了病魔。病愈後，託邊老頭兒寫信給在前綫的十八歲的兒子，告訴他父親遭殺害的經過。信紙寫了五張，邊老頭兒手腕都痠痛了，她還覺話沒說完，不放心地問：

「被挖去眼珠，寫上沒有？」

「寫啦。」

「要報仇，你告訴他，報仇……」

她激動得困難地呼吸着。邊老頭兒停住筆，含起細細的、古銅色的旱煙管，一壁搖頭唏噓，一壁吸煙。

意料不到，信被退回來了。她兒子已犧牲在東綫前沿一次激烈的戰鬥裏。……

志願軍司機們看過她兒子的照片，是個英俊可愛的青年，光頭，穿黑色學校制服，細長鼻梁，尖圓臉，模樣像他母親。南英淑談到最後，總是癡癡地瞧着照片出神。

「阿特爾（兒子）！阿特爾！」

她喃喃着，眼淚不斷湧出來。

上甘嶺戰事爆發後，臨近前綫的居民，大多在部隊的幫助和說服下，撤退到後方去。南英淑不肯撤退，參加了茶水站的工作，冒着敵人遠射程砲的轟擊，夜航機的掃射，從黃昏到深夜，等候路口，慰問上前綫的志願軍部隊。經常來往的担架員、運輸隊員們，即使在伸手不辨五指的漆黑的夜裏，只要聽到「同志，同志，哥輪莫爾」，那熟悉的口音，就會想起：「哦，那是她，那位瘦長、穿白衣裙的老媽媽。」

有一夜，從朝鮮担架員那兒，她聽說三里路外一處糧食倉庫，幾條大坑道已打通，改爲志願軍前綫醫院，女護理員人手少，換藥，包紮，餵茶飯，洗髒衣，忙不過來。第二天傍晚，南英淑抽個空上醫院去，要求拿髒衣服讓她洗。

坑道口，一間蓋着草綠偽裝網的小屋裏，一個圓圓臉兒、略懂幾句朝鮮話的女護理員，接見了她。因老媽媽上了年紀，又住得遠，來往不便，不論怎麼說，沒答應。

南英淑耐不住了，生氣地瞅了那女同志一眼。

「你們叫我阿媽妮，我也把你們看做自己兒女，哪有兒女的衣服，不讓阿媽妮洗的道理？」

『你歲數大啦！』

『什麼？嫌我年老不濟事？』南英淑忿忿不平地說。『如果我年輕，早上火綫找敵人拚命，夜裏做夢，我都巴不得咬死幾個美國鬼子！咬死幾個李承晚匪徒！』她嘆了口氣。『上了年紀，不行啦，誰也不允我這老婆子當兵，如洗幾件衣服的小事，也不讓幹，那太叫阿媽妮傷……心……』

嗓音顫顫，話說不下去。女護理員沒奈何，答應了她。以後南英淑隔天去醫院一次，領回大批髒衣服。她白天洗衣服，夜晚上茶水站，日日夜夜忙碌着，沒個停。

入冬後，茶水站數量減少，她不再每晚去，但工作沒減輕，她從醫院領回更多的衣服來洗。有一次，領了八十多件，值班的女護理員抓住她手不放，怎麼也不肯答應。

『阿媽妮，不行啊，你洗得太多。』

『我明晚不上茶水站，閒着。』

『你歲數大啦。』

『放心，同志，我支撐得住。』

她笑了笑，硬拉開那年輕女孩的手，把髒衣服打成個大包裹，頂在頭上，搖搖晃晃走出坑道口的小屋。

不去茶水站的日子，吉淳兄弟兩個，總是來老媽媽家，度過砲火下的夜晚。八歲的炳淳，穿着闊大的、有羊毛的舊軍靴，走路『梯噠梯噠』的響，這軍靴是一位戰士送給他哥哥的，吉淳讓給弟弟穿，自己穿着一雙磨破了底的黑膠鞋。每晚，聽到『梯噠梯噠』的脚步聲，南英淑知道誰來了，趕緊喊：

「掩上門，當心露燈光！」

這間狹小的地下炕屋，幾乎被潮濕的軍衣、襯衫、被單所塞滿，它們排隊似的，掛在一條條懸着的繩索上，蒸發着水霧，並可聞到一股強烈的肥皂氣息。南英淑靠近電石燈光，細長鼻梁上架起老花眼鏡，縫補着軍衣上的破洞；玉姬和吉淳兄弟倆，圍坐在炭鉢旁，烘着未乾的衣服。老媽媽很喜愛他們，常分給每人苞米花喫，興致好時，還講個故事，或教個歌兒。

到十一月下半個月，南英淑身體漸漸支撐不住了。由於過度疲勞，像生過一場大病，臉頰萎黃、瘦削，溪邊洗衣時，抬起身，就眼裏冒金花，想絞乾一條被單，常累得喘不過氣。滿滿一木盆洗乾淨的衣服，再不能獨自頂回家，必須分一半，讓玉姬、吉淳抬着回去。晚上，不再縫補什麼，精疲力盡的躺着休息；於是屋裏靜悄悄的，只聽到上甘嶺方向傳來的砲聲，和時遠時近的炸彈爆炸聲。炳淳打幾個呵欠，就睡熟，剩了玉姬和吉淳兩個，一心一意的在炭鉢上烘烤衣服。